

叙述距离理论观照下的儿童文学汉译： 《王子与贫儿》个案研究

孙宁宁,李高佳

(河海大学外国语学院,江苏南京 210098)

摘要:本文以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在其文学批评代表作《小说修辞学》中提出的叙述距离理论为理论框架,结合儿童读者的特殊性,分析了儿童文学翻译中译者采取的距离调控的目的和手段,并对马克·吐温的《王子与贫儿》两个中译本进行比较研究,探索这一理论在指导和评价儿童文学翻译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关键词:韦恩·布斯;叙述距离;儿童文学汉译;《王子与贫儿》

中图分类号: I106.8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1-4970(2012)04-0080-05

一、引言

儿童文学通常由成人所编著,创作动机是为了重造童年或教育儿童。为了达到教育、劝导的效果,儿童文学作品应根据儿童的心理特征、思想特征、知识水平等来创作编写。由于知识、生活经验的限制,儿童读者的普遍特点是理解力薄弱。针对这一思维特点,儿童文学作品往往通过对故事情节的描写把文中人物的思想、性格表现出来,通常不会直接用大段冗长的心理描写或环境描写。

但作家不能因为儿童相对薄弱的理解力而放弃了知识的传达和教育的实施。儿童文学作品中应巧妙地穿插一些知识性、教育性的内容,在潜移默化中,给儿童读者讲述一个深刻的道理或启示。儿童文学的译作需要比其他类译作更注重儿童读者对其接受的程度。

本文以叙述距离理论为理论框架,以马克·吐温的儿童文学作品《王子与贫儿》为研究个案,并以张友松译本(以下简称译本1)和曹海英译本(以下简称译本2)为比较研究对象。

二、“叙述距离”理论

“叙述距离”理论由美国著名文学批评家韦恩·布斯在其著作《小说修辞学》中提出。书中所提出的隐含作者、不可靠叙述者、假定读者等概念,已

成为当今叙事理论的重要概念。

1. 隐含作者、可靠或不可靠叙述者、假定读者

“叙述距离”理论的产生是基于布斯对当时盛行的对“纯文学”、“自然物”的过度推崇现象的批判。他反对将作家与读者放在对立的阵营,反复强调作家与读者交流的重要性。在西方修辞思想中,“受众”是一个核心的概念。任何的修辞行为都是诉诸具体的、特定的受众^[1]。布斯主张要充分关注读者的接受过程。他对隐含作者、可靠或不可靠叙述者以及假定读者做出了界定。

布斯把隐含作家定义为在智力上和道德标准上常远远高于真实作者实际本人。隐含作家与真实作家往往不是同一个人,真实作家依靠隐含作家在作品中表达的思想、信念、感情可以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

不可靠叙述者是指作家为了追求能“产生某种全部真实”的“效果的渐变与迭加”,努力使我们看到一个人物的“混乱视线,通过一个观察者同样混乱的视线反映出来”^{[2]351}而借助的叙述者。与其相对应的可靠叙述者,指“可以为人物所依据的观念进行辩护”,从而“能够成为读者的伙伴和向导”^{[2]224}的叙述者。

假定读者是作家创作作品时,所期待处于同一年龄段或社会地位的读者群。在《小说修辞学》中,布斯通过几个例子的对比分析,剖析了作者与读者

收稿日期:2012-03-1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2YJA740012);江苏省高校哲学社会科学项目(2012JD740037)

作者简介:孙宁宁(1967—),女,江苏南京人,副教授,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

之间的秘密交流,并对“求之过深”的读者给予了善意的提醒。为了能与读者亲密接触或刻意保持距离,作家要提前有假定读者群,如此才能投其所好,避免一片良苦用心无法被理解。

2. 理想叙述距离

通过隐含作者、叙述者、人物和假定读者之间隐含对话,布斯阐释了他对理想的叙述距离的定义,即使用各种技巧,使隐含作者的思想规范与假定读者的规范之间的距离减小到零。

在“距离的变化”一节中,布斯有一段关于这四者关系的论述:“在阅读过程中,总存在着作家、叙述者、其他人物以及读者之间的隐含对话。四者中的任何一者,与其他任何一者的关系,从认同到完全的反对都可能出现,而且可能在道德的、智力的、关系的、甚至肉体的层面发生。”^{[2]163}布斯认为,作家最重要的任务是“必须消除隐含作家的观念与读者观念之间的任何距离”,但他又不得不承认“通常情况下,总是有一点距离的”^{[2]165-166},可以说这种理想的叙述距离,是所有作家在不断追求又无限接近的一个近似值。这无论对作家还是翻译家,都可以看作参照标准之一。既然理想的叙述距离是一个无限接近、无法准确取得的近似值,所以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要运用各种写作技巧追求许多不同的效果,“有些效果对于某种作品来讲是非常不适用的……任何一部作品,事实上都是根据不同的兴趣层次,对读者的介入或超脱进行控制的精心设计的系统。”^{[2]129}

三、调整叙述距离的手段

在翻译实践中,译者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仔细辨认叙述距离的差异,并能尽量恰当精确地传达出原文作者想要表现的距离感。一个称职的儿童文学译者,应该担当艰巨的任务:不仅要对原文的内容、结构了如指掌,还要准确地体会和传达作者想要控制的或远或进的叙述距离。译者应该意识到,距离制约着译者对原作的接受和译作的产生,进而在“原作—译者—译作—读者”的接受链上制约着译文读者通过译作语言对原作思想的把握^[3]。

根据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的论述,常见的调节距离手法包括内心透视、作家声音的调节、非个人化叙述和可靠或不可靠叙述者的参与。

1. 内心透视

由于儿童读者的特殊性,作者常通过内心透视的手段,使读者体验人物内心感受,从而把叙述者塑造造成一个可靠的中介,拉近读者与书中人物的距离。儿童读者以书中人物的视角观察体会时,会产生预

期的共鸣,不仅符合儿童好奇心强、感性思维活跃的心理,还能在潜移默化中达到一定的教育效果。

例如,在《王子与贫儿》的开头,有一段对汤姆家人的介绍,为了使读者能够对当时英国对女性的歧视感同身受,作者拉近了读者与汤姆双胞胎姐妹的距离,具体如下:

例 1: … and would have done the same for the girls, but they were afraid of the jeers of their friends, who could not have endured such a queer accomplishment in them.^{[4]3}

译本 1: 他本想把这些东西也教给那两个姑娘,可是她们害怕朋友们的嘲笑,因为那些人一见她们俩将要有哪些稀奇的学问,是绝不会容许的^{[5]4}。

译本 2: 他本可以也教那些女孩的,但她们害怕朋友的嘲笑,有了这种稀奇的本事,女友们是不会容忍的^{[6]3}。

两个译本用不同的人称代指原文中定语从句的引导词“who”,虽然两个译本指称对象是一样的,但引起读者同情效果还是有所不同。汤姆的双胞胎姐妹贝特和南,是当时英国社会最底层的女性的典型代表。她们不仅要忍受贫困、饥饿、虐骂,甚至连免费的教育都不敢接受,怕受到别人的闲言闲语。叙述者一针见血地揭露了当时底层人民比物质生活更匮乏的精神生活。为了能使读者唾弃不公、同情弱小,叙述者在此处希望拉近人物和读者的距离。译本 1 用“那些人”来指代对严重歧视女性的人,语气冷峻,含有愤怒、不屑于与这些人同道的感情;而译本 2 用“女友们”来代指歧视女性者,语气明显比译本 1 温柔缓和得多,很难让读者对这种丑恶现象产生足够的共鸣,所以相比之下,译本 1 更能拉近读者与贝特、南的距离,比译本 2 更胜一筹。

例 1 是对贝特和南之所以不愿意接受教育原因的心理透视,这种透视的目的是让读者对她们产生同情,正如布斯所说:“深深潜入的内心透视,为了使读者体验到活生生的思想和感觉而运用的各种意识流,使我们无法作出与描述者或反应者不同的判断”^{[2]337}。通过例 1 可以看出,译者为了加强读者对人物的同情,可以选择恰当的人称,使叙述者想要表达的感情自然地流露出来。

通常情况下,当人物被用第一人称叙述时,叙述者与人物间的距离最近。读者与叙述者、人物之间的距离也最近。当人物被用第三人称叙述时,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较远,读者与叙述者的距离近,而与人物的距离远。当人物被用第二人称叙述时,叙述者与人物的距离最远,读者与叙述者、人物的距离也最远^[7]。所以,译者对人称的选择,是决定叙述距

离的关键因素之一。

2. 作家声音的调控

作家声音是指在作品中作家以类似于画外音的方式,起到“提供事实”、营造“画面和概述”、“形成信念”、“把细节同确立的观念联系起来”、“突出事件的意义”、“概括整部作品的意义”、“控制情绪”、“直接评论作品本身”^{[2]178-215}的作用。

本应不属于作品中人物的作家,发出的或评价或感慨的声音,无疑会把读者从书里带到书外,疏远读者与书中人物的距离。所以,如果叙述者有意拉近读者与人物的距离,会将作家声音减到最小值。

例2: He seemed to know so much! And he could do such marvellous things! and withal, he was so deep and wise!^{[4]4}

译本1: 他似乎是知道的真多呀! 他居然能做出和说出那么多了不起的事情! 而且,他还那么足智多谋!^{[5]5}

译本2: 他看来知道的真多! 它能够做出和说出那么奇异的事! 而且那么深谋远虑!^{[6]4}

例2表现了汤姆读了许多关于王子的书以后,因为斯文而有宫廷的派头,受到了年轻小伙子们的敬仰。为了塑造汤姆这个怀揣王子梦的聪明小伙子形象,作者尽量深地隐藏在幕后,希望读者能够自己体会到汤姆的特征,而不是因为自己的评论而妄下判断,所以作家企图将自己的声音抹去。译本1较之于译本2用了更多的感叹词如“呀”、“居然”。而且,译本1中的“了不起”比译本2的“奇异”更符合年轻小伙们的语气,从而在暗示读者这段话不是作者自己评论的,而是对那些仰慕汤姆的年轻小伙的心理活动转述,作者巧妙地从中抽身出来。同时,“足智多谋”是一种赞叹钦慕的语气,而“深谋远虑”是一种客观评价的语气,前者更符合那些仰慕汤姆的小伙子们的心境,而后者却不小心将作者这个幕后操纵者抖落了出来。所以译本1体会到作者的良苦用心,帮助作者隐藏在作品暗处,使读者在不受作者声音干扰的环境下拉近其与书中人物的距离;而译本2有过多客观评价的痕迹,比译本1稍逊一筹。从例2可以看出,在翻译实践中,适当的语气词的选用以及感情色彩的渲染,能够有效地控制作家声音的大小,从而达到控制叙述距离的最终目的。

增强作家声音,会使读者陡然意识到他们面对的也许并不是原汁原味的真实故事,而是由一个全知的讲述者,经过打磨斟酌,而呈现给他们的加工品。正如布斯所说:“进行价值与观念的介入,对小说家具有特别的诱惑,我们可以举出许多作品,在这些作品里面,那具有哲学家神气的人在沉溺于不着

边际的讲演。”^{[2]190}如下例:

例3: You should have seen that fickle crowd snatch off their hats then. You should have heard them cheer, and shout, 'Long live the Prince of Wales!^{[4]38}

译本1: 这下子那一群反复无常的闲人就连忙摘下帽子来,那真是叫你看了好笑。你要是他能够见他们大声欢呼“太子万岁!”也是怪有趣的^{[5]8}。

译本2: 你真该看看那群反复无常的小人怎样连忙取下帽子,听听他们怎样欢呼“威尔士王子万岁!”^{[4]8}

两个译本都很好地体会到原文中“You”这个第二人称的用途。作者突然跳出对读者用“You”,提醒了读者自己的旁观者身份,瞬时拉开了读者与人物的距离,使“那群反复无常的人”的丑态戏剧般的呈现在读者眼前,增强了讽刺的效果。但译本1比译本2多了一句评论语“也是怪有趣的”,更好地与整句的语气相照应,也点出了“你”这个词的使用是为了激起读者感到“有趣”的感情。所以,评价性语言在这里可以说是锦上添花,不仅使作者的写作意图更加一目了然,而且更加明确地引导了儿童读者。布斯对这种评论性语言也非常赞同:“我们对概述性评价的感受,部分地取决于时代风尚,但更基本的,还是取决于作家使用这种评论的性质适合于戏剧化部分地性质所使用的技巧”^{[2]209}。所以,由于概述性评价的使用,译本1比译本2更深入人心。

3. 作家退出小说进行非个人化叙述

作家并不会对每个事件后都加上一段主观评论,因为过多的说教反而会引来读者的厌烦。为了迎合儿童读者乐于探索的特点,作者有时会退出小说进行非个人化叙述,造成距离的混乱。当读者发现没有作者引导的时候,就会对人物对话、行为的可信性产生质疑,并不断通过细节的探索一步步验证自己的猜想。当作家退出小说时,文中表达的情感就无限趋向中立,作者会避免使用感情色彩过于浓重的词汇,从而使自己全身而退。如:

例4: They were good-hearted girls, unclean, clothed in rags, and profoundly ignorant.^{[4]2-3}

译本1: 她们是心肠很好的姑娘,满身肮脏,穿得非常破烂,愚昧透顶^{[5]4}。

译本2: 她们是心地善良的姑娘,身上肮脏,衣着破烂,毫无知识^{[6]3}。

这是作者对汤姆的双胞胎姐妹的描述,原文中的ignorant没有明显的贬义或褒义倾向。由于是作者首次介绍两姐妹,作者用相对客观的描述性语言,为读者展示了一个平面的图像,并希望读者通过后文的蛛丝马迹,使人物的性格鲜活起来。译本1中

的“愚昧透顶”有明显的贬义色彩,译者忽略了作者努力想维持的中立立场,将强烈的个人好恶加在首次出场的人物身上;译本2中的“毫无知识”就相对更加公正、客观,没有夹杂个人情感,一方面使人物站在离读者较远的舞台上,一方面向读者进行如实描述。作家退出了小说,靠近了读者,也使读者站在出离于小说之外较远的距离,用整体、全知的角度打量着人物。虽然读者与人物的距离拉大了,但这反而进一步加深了读者对其深切的同情。正如布斯所说:“如果一个作家决定不适用评论这种修辞,他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他并不想取得惯常的同情效果……但是,他这样做的原因,也可能因为他的中心智力,没有可靠的叙述者或观察者为其提供证实,作为一个孤立无援的一是展现出来,会看上去最令人同情”^{[2]286}。所以译本2用中立性的语言展现了作者可以保持的距离,用非惯常的手段表达出对贝特姐妹的同情,比译本1更胜一筹。

4. 可靠或不可靠叙述者的加入

布斯在《小说修辞学中》为叙述者的可靠性下了这样的定义:“当叙述者所说所做与作家的观念(也就是隐含作家的旨意)一致的时候,就可称他为可靠的叙述者,如果不一致,则称之为不可靠的叙述者。”^{[2]167}由此可见,可靠叙述者与隐含作者的距离较近,叙述者的声音就代表着隐含作者的观点。同时,读者在叙述者的干预下,只能对人物保持远距离。所以,可靠叙述者的加入拉近了叙述者、隐含作者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却疏远了读者与故事中人物的距离,如例5。

例5: When I am king, they shall not have bread and shelter only, but also teachings out of books; for a full belly is little worth where the mind is starved, and the heart. I will keep this diligently in my remembrance, that this day's lesson be not lost upon me, and my people suffer thereby; for learning softeneth the heart and breedeth gentleness and charity.^{[4]15}

译本1:等我当了国王的时候,他们就不仅要得到面包和住处,还要读书受教育;因为光只吃饱肚子,脑子里却闹饥荒,心灵也得不到营养,那是没有什么价值的。我要把这个随时牢记在心里,不忘掉今天所受的教训,以免我的百姓因此而吃苦;因为学问可以改善人心,培养文雅和仁爱的品质^{[5]16}。

译本2:等我当了国王,他们将不仅有面包和住所,还要读书;因为精神与心灵饥饿时,饱着的肚子是没有什么用的。我要随时牢记这一点,不忘记今天的教训,以免我的百姓受苦;因为学习会净化心

灵、培养温文与仁慈^{[6]17-18}。

这一段内心独白,是落魄的王子受到孤儿院孤儿们的欺辱后产生的感想。在爱德华王子与汤姆互换身份后,只有他们两个当事人知道事情的前因后果,所以作者赋予了他们两个可靠叙述者的身份。作者借助爱德华之口,向儿童读者传递了内心富足、良好教养的重要性。为了凸显教育意义,这一段有显著的说教色彩,使读者明显感受到与书中人物的疏远的距离。译文1在“读书”后补充了“受教育”,对应了原文中的“teachings out of books”,将狭义的“读书”拓展到广义的“受教育”,而译文2却没有提到“教育”问题。且译文1句末的“可以改善人心,培养文雅和仁爱的品质”比译文2的“会净化心灵、培养温文与仁慈”更加口语化,符合儿童的语言特点,能够更好地被儿童理解接受,达到预期的教育目的。所以译文1体会到作者通过可靠叙述者论述,拉开读者与人物距离而加强说教口吻的苦心,比译文2更贴切原文表达的距离感。

读者与书中特定人物的距离有时是不固定的,时而以人物自身的视角近距离观察,时而会以全知的角度远距离评论。小说家在文本中对叙述主体之间距离的精心设置,在叙事本质上是要使现实世界通过小说叙事实现创造性的变形^[9]。这就造成了叙述距离的不固定性。这种远近距离不断转换,会使读者与作品间的距离充满张力,读者对该叙述者的态度从信任到不信任到信任再到不信任。通过调节叙述距离,利用远近不一的叙述,形成一种充满张力的不可靠叙述来达到讽刺的效果^[8]。

不可靠叙述者是造成混乱距离的法宝。布斯分析了设置不可靠叙述者的原因:“如果说赋予主人公以反映他自己故事的权利便能够保证获得读者的同情,那么,收回这种群里而转予另一个人物,则能防止过分的认同。”^{[2]293}所以,书中人物作为不可靠叙述者身份出现,使读者与其距离产生渐变与叠加,达到强烈的对比效果和反讽效果,如:

例6: And so he wrought; and still wrought; mumbling-chuckling a lowrasping chuckle at times-and at times breaking again into words...^{[4]118}

译本1:他就是这样工作者;他把刀磨了又磨;一面嘟囔着——有时候还发出一阵低声的嘎嘎的嬉笑——有时候又突然把心里的话说出来……^{[5]110}

译本2:他没有注意到时间的消逝,安心地磨着刀,快意地想着,有时候还不禁说了出来……^{[6]134}

例6是关于隐士行为的描写,隐士是该小说中典型的不可靠叙述者。爱德华王子对隐士产生了一系列印象,从初遇时以为自己得救而庆幸,到听到隐

士说自己是大天使而发觉他是个神经错乱的疯子,再到被隐士的善举蒙蔽而认为他是个普通善良的老人,最后发现隐士阴谋的绝望而恐惧,这一系列的心理活动都伴随着混乱的距离视角。作者并没有直接告诉读者隐士究竟是个睿智的老人还是个可怕的疯子,而是有意产生一种效果,即“使准则偏离焦点,使它们有点模糊,使他们失去终极性”^{[2]378}。例6把一个疯子的错乱行径描绘的历历在目,使读者在与前文的对比下恍然大悟、不寒而栗。译文1使用了反复的修辞“磨了又磨”,比译文2的“安心地磨刀”更加形象逼真,揭露了隐士不可靠叙述者的真实身份;“嘎嘎的嬉笑”也远比“快意”更符合儿童读者的思维,使儿童读者仿佛身临其境,亲眼目睹了隐士脱掉前文可靠叙述者的外衣,露出了不可靠叙述者的本体。综上所述,在对于不可靠叙述者的翻译方面,译文1更加贴近原文,使读者更容易接受书中人物由可靠叙述者到不可靠叙述者蜕变的过程。从例6的对比分析中可以看出,儿童文学译者使用感情色彩明显的褒义词或贬义词,比僵硬的使用书面化词汇,能更好地调节忽远忽近的叙述距离,也能很好地再现原文的张力美。

四、结语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次翻译过程或一次解读过程就是一场“语言游戏”。既然是游戏,参与者就应该遵守游戏规则,并尽可能多地掌握游戏技巧^[10]。因此,儿童文学的译者不仅应准确地传达原作的内容和教育意义,还应尽力完美再现原文作者可以调节的叙述距离。只有译者传达的叙述距离被读者很好地接受理解后,才能达到作者对读者的惯例期待。

叙述距离在翻译中的应用具有可行性和必要性。运用不同的技巧,如人称的变换、语气词的使

用、褒义词与贬义词的交替出现等,都能调节叙述者、人物和读者之间的距离关系,也能适时地缩小或拉大隐含作家与人物、读者的距离关系,使隐含作者与假定读者之间的距离通过磨合调整,最终达到布斯所期待的完美“零距离”。

尽管“叙述距离”是一个文学领域的理论,但是将其与翻译实践进行交叉研究,无疑会为翻译研究提供更多的研究视角。希望本文能够为今后的儿童文学翻译和“叙述距离”理论的多角度、深层次的跨学科研究,带来一定的启示。

参考文献:

- [1] 汪建峰. 韦恩·布斯与西方文学批评的修辞视角[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09:162.
- [2] 韦恩·布斯. 小说修辞学[M]. 付礼军,译.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87.
- [3] 屠国元,李静. 文化距离与读者接受:翻译学视角[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2007(2):46-50.
- [4] MARK T. The prince and the pauper[M]. New York: Bantam Dell, A Division of Random House, Inc. 2007.
- [5] 马克·吐温. 王子与贫儿[M]. 付礼军,译. 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10.
- [6] 马克·吐温. 王子与贫儿[M]. 曹海英,译. 武汉:长江文艺出版社,2011.
- [7] 白春香. 叙述距离辨[J]. 外国文学,2010(3):102-109.
- [8] 李思. 论小说翻译中的叙述距离的传译:以《泥土》中译本为例[J]. 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6):103-105.
- [9] 白春香. 小说叙述距离的审美本质及艺术生成[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1):122-127.
- [10] 曹明伦. “语言游戏”的规则和技巧[J]. 四川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111-112.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征订启事

(邮发代号:28-244, CN32-1439/TV, ISSN1006-7647, 双月刊, A4 开本)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由河海大学主办,是中国科学引文数据库(CSCD)来源期刊,全国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RCCSE 核心期刊,全国水利系统优秀期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江苏省优秀期刊。主要刊登水科学、水工程、水资源、水环境、水管理方面的科技论文,主要栏目有水问题论坛、研究探讨、工程技术、水管理、专题综述、国外动态等,适合水科学、水工程、水资源、水环境领域的科研、工程、管理人员以及大专院校师生阅读。

《水利水电科技进展》由邮局发行,邮发代号:28-244,2013年每期定价12元,全年6期共计72元。可在全国各地邮局订阅,也可直接向编辑部订阅。

编辑部地址:南京市西康路1号 河海大学《水利水电科技进展》编辑部

邮政编码:210098 电话/传真:025-83786335

E-mail:jz@hhu.edu.cn http://kkb.hhu.edu.cn/web/indexjz.asp?d_id=5